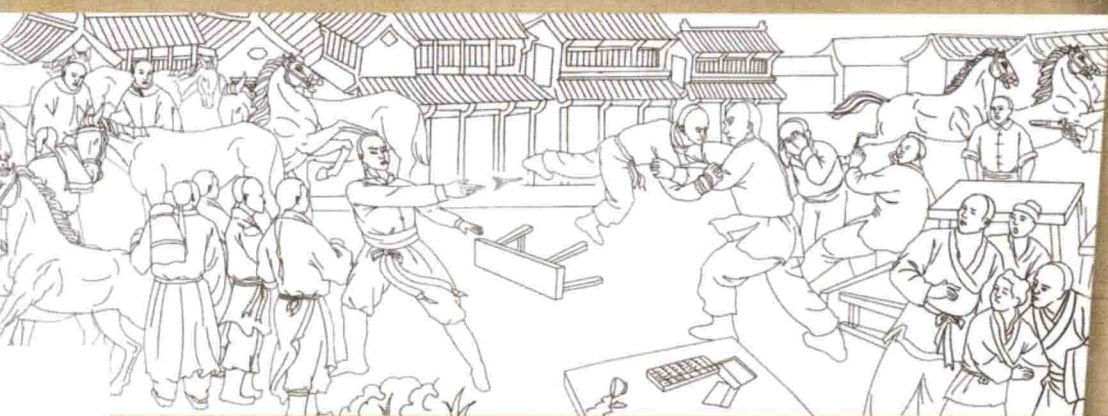


燕子李三

正传

石 磅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燕子李三

正传

石磅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子李三正传 / 石磅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201-08886-0

I. ①燕…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036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5 插页

字数:45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李芬肖像

李芬 字祥甫，生于1868年，卒于1933年，直隶蓟州上仓镇程家庄人，从小投身盘山北少林寺（旧名“法兴寺”）习武，其后兼学“燕子门”轻功，从此声名大振，在“京东五侠”中排行老三，江湖人称“燕子李三”。



燕园

此建筑为慈禧太后赏赐给李芬的，始建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建筑已不复存在，现在的“燕园”为2013年重建。



程家庄牌楼

此牌楼原为慈禧太后钦赐给五王爷八福晋许氏的“忠节牌坊”，因许氏认下李芬为义子，故立于李氏家园。该牌坊始建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年久失修，原建筑已坍塌，现在的牌楼为2005年重建。

柳听溪语 燕识归程*

燕子李三是清末民初一位传奇式的侠义人物，他的故事在京津一带流传甚广。记得刚刚懂事，就听母亲念叨过燕子李三，说他是昼伏夜行、飞檐走壁的“大案贼”，就连官府对他也奈何不得。

20世纪80年代，作家柳溪推出了小说《燕子李三传奇》，很快又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经过文学艺术的烘焙，瞬间，竟使这位久已淡出人们记忆的大侠家喻户晓。

人人都有一双眼睛，但看世间与看人生的角度、感受和见解却不尽相同。因此，柳溪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艺术性和完整性。后来，柳溪认识到这一点，准备重写，又因常年卧病而未能如愿。

柳溪之子石磅为完成母亲的夙愿，本着最大限度接近生活原型的原则，积三年之功，又写了一部《燕子李三正传》，塑造出一位更为真实的燕子李三。

当年，燕子李三曾是著名的“京东五侠”之一，出生在离北京不远的蓟县上仓镇程家庄。燕子李三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小说沿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等给京津带来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展开；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太多的偶然与邂逅，使“京东五侠”中的每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唯有燕子李三是真正的侠肝义胆，他不曾被命运束住手脚，受穷困而不沮丧，遭痛楚而能超脱，在生活的艰苦中勇于接受逆境，能拥有也能失去。他的心路历程，或痛苦或炽烈，或压抑或奔放，都能宽容对待；面对所有的愉悦和无奈，都能坦然接纳。别离让他懂得了珍惜，伤痛令他清醒了头脑，挫败使他坚强了意志，这一切助他在无尽的黑暗中，始终能为自己点燃一盏希望的灯。古人认为，“志之难也，不在胜人，而在自胜”。小说中的主人公燕子李三，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在打拼中“自胜”的人物。

* 程家庄燕子李三纪念馆特邀文史顾问纪长安赠柳溪的联语。

社会是复杂的,人生也是复杂的,燕子李三就是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一个多面体。面对强梁而锋芒不露,身怀绝技而甘受驱使,这些,又不能不使燕子李三身上出现某种令人费解的缺陷美。

怎样理解英雄人物的缺憾与不足?我以为,不能以同一道德标尺衡量每一个人,而是因人而异;何况燕子李三的行为,只能代表他的立场,而不能代表他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也许只有生命出现了划痕,阳光才能射入;书中描写的邪恶,在正义面前都无法站稳脚跟,就是明证。其实,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是非都能辨明,不是所有的纠葛都能理清,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让时间去作最好的回答和诠释。至于书中涉及不同历史事件的不同评价,我想也应持此态度。历史也好,现实也好,一个人能活出自己,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燕子李三正传》不仅有鲜活生动的众多人物、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而且内容丰富多样,知识性强。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作者的家庭文化熏陶与年轻时的苦难成长历程。

石磅原名谢午元,1950年生于保定,1952年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北京,曾祖父在晚清曾任宁(波)绍(兴)台(州)道;曾外祖父乌扎拉氏,籍隶镶黄旗满洲,官至巡抚。母亲柳溪原名纪清旸,是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的后裔。1955年柳溪被打入丁玲集团,丈夫也受到处分,夫妻离异,石磅随父来到长春,父亲再婚。1957年柳溪又被划为右派。“文革”前夕,石磅下乡落户到郭尔罗斯前旗,在放马、种地和屯垦之余,遍历了中苏、中朝、中蒙边界上的旗县,听到了蒙、满、鄂伦春、锡伯、赫哲等族边民讲述的大量历史故事,石磅,渐渐领悟到生活与生命的真谛。

1979年柳溪的问题得到改正,1986年酷爱文艺的石磅重新回到母亲身边,时间相隔了整整三十年。失去了青春之后的石磅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在满足、惬意、充实和厚重的生活中握住了未来。生命往往就是活力。他演过话剧、电影和电视剧,写过剧本和小说,退休前还拍摄了几部历史文献片。柳溪的《燕子李三传奇》改编为连环画,文字部分就是由石磅完成的。

《燕子李三传奇》的出版,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程家庄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为向作者表达感谢和敬意,程家庄授予重病中的柳溪“程家庄荣誉村民”称号;同时期望石磅尽快完成《燕子李三正传》的创作,演绎一段“母子同题,文坛佳话”的故事。我想,这是程家庄全体村民一种质朴而真诚的表达。

勇气和智慧源于真爱。2014年3月柳溪病逝;两个月后,我收到石磅发来

的《燕子李三正传》电子稿,看得出,这是他调动起所有生命细胞完成的一部心血之作。虽说一部创作的完成只是作家生命的一个过渡,但播种的艰辛、收获的喜悦,全都融入其中了。

岁月在母子两代人的笔尖上流淌了三十年,对生活的期许业已经变成现实,一个比肉体更为真实的生命跃然纸上,这就是“正传”中的燕子李三。

英国诗人埃·斯宾塞说:“对于那些赢得不朽名声的人来说,生命并没有消逝。”把这句话用于序文的结语,愚以为是再合适不过了。

罗澍伟

2014年6月16日识于陋室 落红斋

(序文作者为著名清史专家、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副主任、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新版《燕子李三正传》的情怀

不久前,柳溪大姐驾鹤西去,留下生前种种作品,以飨后人。

记得大学刚毕业,分配到文联理论研究室,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阅读柳溪大姐的文字。她的《生涯》以及后来的诸多作品,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为此,我极为认真地为她写了评论。

在她的小说中,不仅看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也能看到革命事业对她熏陶和改造的轨迹。在漫长的革命与文学的路途中,她不仅完成了战火的洗礼,亦开始了对文学的顶礼膜拜。然而在她所跋涉的文学之路上,却始终荆棘丛生,坎坷艰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运动”,她几乎无一幸免。而她作为一个女作家所经历的诸多不幸,几乎都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找到蛛丝马迹。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让柳溪大姐这一代老作家迎来了文学的春天。自此她的作品如“井喷”般不断出版,且荣膺了文学界众多奖项。柳溪大姐在她漫长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不幸和苦难,而这些全都成为了她取之不竭的素材。她为人大度,性格开朗,似乎总是能看破红尘,于是便得以解释她在晚年,为什么会尤为喜欢充满传奇色彩的题材。诸如《超级女谍金壁辉外传》《燕子李三传奇》。她喜欢谍战中正义与邪恶间智勇双全的较量,她崇拜飞檐走壁、仗义行侠的隐者,以及那些劫富济贫的“江洋大盗”,那才是她灵魂深处的某种向往。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柳溪大姐的儿子石磅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之前的那些年,石磅和姐姐,一直生活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或者那里浓郁的电影氛围,影响了他们姐弟,从此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续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以及电影人生。

石磅的文学梦,或许因传承了母亲的基因而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混血》《第七种毒草》以及《新世纪儿的忏悔》,颇有母亲风范。后来他似乎游离了文学界,又回到荧屏或银幕;或者在长影成长的那些岁月,才是他难舍的追寻。

在柳溪大姐的追悼会上,再次见到石磅。他说他沿着母亲的创作思路,再次叙写了《燕子李三正传》。为此,他像母亲那样,走遍“燕子李三”出没的地方,并深入民间,采访到更多关于主人公的信息。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由石磅打造、升华的这部作品,便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更为深厚的底蕴。

《燕子李三正传》这部由母子共同铸就的崭新文本,堪称传奇。

石磅所做的这一切,是对母亲的告慰,亦是他代表母亲,对众多读者的报答。

赵 玫

(作序者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

目 录

第一章	李芬大闹骡马市 / 001
第二章	三爷避祸许家院 / 010
第三章	京东五侠奔五道 / 016
第四章	留洋落草各自飞 / 028
第五章	矿驴飞马救福晋 / 039
第六章	青梅竹马萌鸳梦 / 046
第七章	养女当差守宫砂 / 056
第八章	两小无猜成母子 / 064
第九章	母子难抑鸳梦情 / 068
第十章	捕蝗救童两壮举 / 073
第十一章	脱旗还民枉费银 / 083
第十二章	美救英雄假阿哥 / 091
第十三章	囚徒缩骨保皇纲 / 098
第十四章	美女强掳英雄汉 / 109
第十五章	自掘驼塚避当差 / 122
第十六章	打劫金矿筹义款 / 135
第十七章	忠奸莫辨传权杖 / 144
第十八章	鲤鱼祭天救英豪 / 154
第十九章	革命指望韩边外 / 161
第二十章	统领厚赠革命党 / 169
第二十一章	血染东珠顶戴红 / 178
第二十二章	李芬陪斩六君子 / 184
第二十三章	慈禧赐宅认干亲 / 191

第二十四章	家家有本难念经 / 204
第二十五章	磕头兄弟成敌手 / 211
第二十六章	李芬决死正阳门 / 219
第二十七章	陪夫发配八福晋 / 227
第二十八章	殉难殉情见真金 / 233
第二十九章	遗腹子嗣起波澜 / 243
第三十章	醍醐灌顶醒燕园 / 256
第三十一章	老子英雄儿混蛋 / 271
第三十二章	外孙绑票小舅爷 / 282
第三十三章	好汉受憋成裸模 / 294
第三十四章	卖身换得救命枪 / 306
第三十五章	大卫迷倒维纳斯 / 313
第三十六章	败子供出绑票人 / 320
第三十七章	逆子迎娶六岁红 / 327
第三十八章	驼羔改行变密探 / 336
第三十九章	反袁未成身先死 / 351
第四十章	血泥塚葬程家庄 / 363

第一章 李芬大闹骡马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这个乙未年的春天来得还真早,尽管去年的一场甲午战争从黄海海面一直打到山东的陆地,日军不仅击沉北洋水师全部舰队,且掳走了大清帝国海军的全部家底,还把经营多年的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衙门打得个稀巴烂。可是拥兵自重的大清帝国各路将军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那只是输光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多年来学习外夷积攒的那些家底,也就是漂在海上的“铁棺材”,所以才出现了山东守城的清军倾巢逃跑、集体投降,使得日本军队登上陆地转用威海卫炮台上的海岸重炮从背后射击北洋水师军舰的怪现象,也才会出现了水陆兵民万余人恳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投降、哀求活命的“动人场面”……

国难虽是国难,老百姓只要自家不遭难,那就还会照老规矩地过小日子。老天爷当然更不管人祸了,只是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秋去冬来,春暖花开,地转暖,雨水降,草发芽,苗照长……冬小麦再有一个多月就开镰了,玉米棵子也长到了成年人的小腿以上。乙未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直隶省蓟州的千年古镇上米仓,这个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时囤积粮秣的仓廩重地,暂时处于农闲时期的老百姓们照着多少年来留下的老规矩,在州河的东岸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春季庙会。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来自州河两岸附近各个村庄的花会队伍,陆陆续续地聚集到了上仓镇的大街上,走在最前面的是程家庄的要龙灯队伍——为首的一个人双手高擎着彩绸扎就的龙头,身后的许多人舞动着龙身子,最后一个人摆着细长的龙尾……追随游龙而来的是一对顽皮的狮子,这两只身披金丝长绒的小家伙机灵得很,不单戏耍着领狮人手中的那个绣球,还不时地从游龙的身子底下钻来钻去,它们这些滑稽的动作给观赏的人们带来了不少的乐趣。可是耍龙灯的人们嫌它们俩在自己的队伍里钻进钻出的挺碍事,便嗔怒地在狮子的屁股上轻轻踢了两脚,它们倒也灵巧,立马就地打了个滚儿。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这狮子的屁股也不是好碰的,被惹怒了的俩狮子一下子蹿到了

设在路边的木桩上，四条腿迈开了交叉步，在上面走起了“梅花桩”……

踩高跷的一伙人翻着一串“后空翻”从小巷子里冲上了大街。紧接着一对对装扮成渔家夫妇的人们驾着自家的“旱船”，仿佛从“河、湖、港、汊”中驶入了通衢大道的“长河”之中。就在这时手持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北少林弟子们鱼贯而入，他们互相结成对子在按照表演的套路对打着，每每到了精彩之处，自然就会引来一阵阵的叫好声……紧随着这出“武戏”之后的便是“文戏”——一群浓妆艳抹、滑稽可笑的各种脸谱式人物：巫婆神汉、算命瞎子、媒婆喜娘、要饭花子……反正各色人等皆为男性所扮，所以他们是极尽嬉笑怒骂地纵情表演着——掐一把喜娘的脸蛋，拍一下巫婆的屁股……挑逗的词语更是接连不断，逗得塞满街筒的游人们笑声迭起！

正当人们沉浸在极度的欢庆和娱乐中的时候，突然，从远处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响，只见一名黑衣黑裤短打扮的青年男子从远处疾速地跑了过来。

围观看热闹的人群中有认识这名青年男子的：“哎，这不是程家庄的李芬吗？”

“啊，就是江湖上报号‘燕子李三’的吧？”

“嗯，没错儿，就是他！别看这小子岁数不大，也就二十七八岁儿吧，可江湖上称他为‘芬三爷’呢！”

“那必是功夫好，让人佩服呗？”

“那当然了！这回咱们算来着了——有好戏看了！”

此时，只见李芬左冲右突、上下腾挪地在人群里蹿跑、跳跃着，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地朝围观的人群里喊着：“Yaigàn zaigǐ maigēn! Xaigíáng zaigǐ kaigǎn! (燕子门！祥字槛！)”……他一连喊了三遍，围观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好像觉得这就是一场安排好的节目似的。李芬大声喊的这种话叫作“徽宗语”，江湖上也称作“瞎子话儿”，是当年宋徽宗被金人掳到五国城的时候，他怕自己与臣属及下人之间的谈话被监视他们的金人听懂，精心创造发明的一种语言——将一个字拆成两个字来说：拆开的字声母后面加“ai(哀)”，韵母前面加“g(哥)”。这样一来一种全新的语言就诞生了，懂得汉语的金人也听不懂这种语言。宋徽宗死后，会说这种语言的宫女和太监们流落到了民间，便把“徽宗语”也带了出来。因为它的私密性极好，很快就被一些特殊的群体，诸如商贾、土匪、帮会等加以学习利用了。

花会仍旧按着它自己的节奏吹吹打打地行进着，各项节目也都在继续表

演着。突然,刚才那一对被人踢屁股惹恼了的狮子中的一只,从正在表演的“梅花桩”上跳了下来,摇头摆尾地扭到了李芬的跟前。举着狮子头的那个人让狮子张开了大嘴,他从狮子口中向李芬挤了挤眼睛,轻声地复述了一句:“Yaigàn zaigǐ maigēn! Xaigiáng zaigì kaigǎn! (燕子门! 祥字槛!)”李芬一看、一听,就全都明白了,他用两只手掌摩挲了一下自己气喘吁吁的胸脯,欣喜地拍了拍狮子头,然后一把撩起了狮子的外衣,将自己的身子朝下一钻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了。这只狮子的侧面露出六只脚来,它朝前面紧追了几步,又融入了表演节目的队伍之中。

就在这时,手持枪械的衙役们从远处追了过来,他们四处查看和搜寻着李芬的踪影。但是,走花会的队伍和围观的老百姓已经把整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手持枪械在人群中要想穿行是十分困难的,只能是抻长了脖子向四处张望着。这时,只见那两只打滚嬉戏的狮子,突然都扬起前爪蹿了起来,又双双地站上了梅花桩,其中六条腿的那一只居然以此作为跳板,蹿上了旁边的一道院墙,接着它又蹬上了院中房子的屋脊。这只狮子的出彩举动顿时引起了围观群众的热议:

“嗨,今年的狮子长本事了啊?!”

“是哪个庄儿的?学了燕子门儿的轻功了咋儿的?”

“哎,这头狮子咋儿是六条腿儿呢?噢,怪不得蹿得那么高呢!”

此时,上仓镇州河东岸多年来形成的关内外骡马交易市场入口处,一张专门负责收税的桌子前面,号称“三须子”的杨津庄英国基督教堂的中国神父王子云倒在了血泊中,他的身旁扔着一支俗称“六转子”的左轮手枪。王子云的喉咙处插着一只钢质的“燕子镖”,脑门上被“流星锤”打出了一个窟窿,仍旧在不断地流着血。离他的尸体不远处还躺着一个被摔得七窍出血的关外武林人士,江湖人称“溜棚子”,此时也已经断了气息。

在“京东五侠”中排行老四的三河县人士崔海山悄悄地地上捡起了那支左轮手枪,插到了自己的腰间,排行老大的公乐亭村武把式商洪光从王子云的喉咙处取下了那只“燕子镖”,顺手从地上薅下一绺野草,抹了抹钢镖上面的血迹,便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

就在这时,一名持枪的捕快冲到了跟前,朝着他们吼道:“把燕子门儿的歹徒,都给我抓起来!”

在举枪衙役们的包围中,崔海山和商洪光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举动,随后冲上来了四名衙役,两人一组十分利索地用粗实的麻绳将他们俩五花大绑地捆绑起来押走了。

这边的庙会上,那只六条腿的狮子顺着药王庙、白衣庵这些镇上高大建筑的屋脊一路跑了过来,最后跑到了远离人们视线的一幢房子屋脊上。此时,硕大的狮子头扬了起来,透过张开的大嘴,里面那一双机警的眼睛四下里瞧了瞧,最后它纵身从屋脊上跳了下来,稳稳地落到了房前的小路上。李芬这才从狮子的外衣里边钻了出来,另外两位耍狮子的男子也将自己冒着热气的脑袋钻出了厚厚的狮子服。已经有些气喘的李芬十分礼貌地拱手向他们哥俩道谢:“谢谢二位同门兄弟掩护了我!你们赶紧回去接着耍吧!咱们后会有期!”

两位耍狮子的弟兄也向李芬抱拳施礼:“后会有期!”

“‘祥字槛儿’的舵把子,后会有期!”

李芬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十分利索地再次施礼后,便转过身来拔腿向南边几里地之外的刘各庄跑去……

此时正是花红柳绿的季节,蜿蜒曲折的州河像一条青绿色的绵柔丝带铺陈在上仓的沃野之上,漫坡的堤岸上用木桩搭起的一座简易小码头矗立在这里,“京东五侠”中排行最末位的、号称“小蚂蚱”的五弟郭连生此刻正蹲在河边,撩着清水洗涤着自己手中那只白铜的八棱流星锤上的血迹,“三须子这小子净吃啥儿了?——血咋儿这么黏呢?”

郭连生又在河水中涮了涮八棱流星锤,然后站起身来甩了甩,一边走一边在自己的衣襟上擦着,紧走几步来到了木桩码头的渡口跟前,他抬眼一望摆渡过河的木船正好在对岸呢,老艄公坐在船头悠闲地抽着旱烟袋,一边抽一边与打算从河东过到河西来的两名乘客们闲聊着。急于逃跑的郭连生等不及凑齐了乘客再摆渡过来的那条木船了,他扬起胳膊把自己手中拴着流星锤的牛皮编绳朝着走船的跨河“更绳”上一挂,单手拽起自己轻盈的身体,两脚猛地向前一蹬,身子便顺着粗壮的更绳朝对岸滑了过去……

泛起滚滚沙尘的乡间土道上,一辆大马车疾驰而来,驾辕的枣红马被驭手扬鞭催赶得已经浑身冒汗,它的皮毛在阳光下显得油光锃亮。马车的车厢内一

名灰头土脸、浑身血污的壮汉，硬是被两名杨津庄基督教堂的洋枪队员按着脸面朝下、两臂张开，将他双手的手背用铁质的蘑菇钉死死地钉在了车厢两边的木板上。此人就是“京东五侠”中排行老二的梁兴。即使是被折磨成这样，他也不服软儿，嘴里还骂声不绝地喊着：“三须子，你跟老子玩阴的算啥儿本事？！有能耐咱们俩好枪好炮儿地对打一回！”

听到梁兴的咒骂声，赶马车的洋枪队长扭过头来吼了一句：“你不是号称‘草上飞’吗？哼，挑了你的大筋，看你还能不能飞起来？！”

他这一声吼叫不要紧，对于车厢里的两名洋枪手来说那就是下达了执行的命令——五短身材的那名洋枪手立马从自己的绑腿上抽出了一把匕首，他努了努嘴，示意对面那个长着刀条脸的队友按住梁兴的双腿。随着梁兴两声撕心裂肺的号叫，小个子洋枪手毫不留情地挑断了梁兴两个足跟上的大筋，两股鲜血猛地流了出来，透过车厢木板的缝隙不断地滴落到车轮滚过的泥土之中，梁兴也疼得昏死了过去……

正在乡间土道上奔跑的李芬已经望见了远处刘各庄里那个四角都设有炮楼的许家大宅院，他从十七岁学成了北少林的武功、“燕子门”的轻功之后，就在这里担任看家护院队的队长。

这一处四品大员的宅邸，现在的当家人叫许子谦，从他往上数七代的先祖是从辽南的牛庄跟着大清入关的汉军八旗而到此“跑马圈地”的四品文官，给大清帝国的五王爷当差。因为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刚到了第二代就坐上了蓟州首富的交椅——被大清朝封为御酒的“兴泰德高粱酒”，就出自许家的兴泰德大烧锅；“兴泰德杂粮栈”、“兴泰德绸缎庄”……不一而足，都是在蓟州举足轻重的大买卖。这些买卖的依托就是当年入关时跑马圈下的那两千多顷荒地和三百多顷山林——安居京城在五王爷并不要粮食，他要的是定数的银两，于是许家就办起了烧锅酿酒，一下子提高了高粱、玉米的价值，多余的银两自然就落入了许家的腰包。

许子谦满脸因为小时候出天花而落下的麻子坑儿，所以佃户们当面尊称他为“许大爷”，背地里却叫他“麻大爷”。别看这位麻大爷面相不好，可是却很有面子——他借着品酒的机缘认了清朝唯一的一位满族状元崇绮为干爹，没出几年崇绮成了同治皇帝的岳父，许子谦自然也就成了干亲国舅爷，他在刘各庄一跺脚，蓟州的衙门都得直打战。捐资助学、修桥铺路的好事麻大爷没少干，